

留  
185  
4



波  
子  
女

東  
山  
書  
院

留  
門  
卷  
4

教  
女  
遺  
規

教文遺規序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爲之教針黹備粧奩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爲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植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其爲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哀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蓋欲

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爲女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爲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間亦粗知文義卽至村姑望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兄子弟爲之陳術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

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爲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乾隆七年九月旣望桂林陳弘謀題於西江使署

教女遺規卷之上

桂林陳宏謀編輯

曹大家女誠有序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性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毅成人長兄班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之次兄班超入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書乞賜兄歸老和嘉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請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

以為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曾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誠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謹按大家身都貴曹博極羣書完節撫孤復能為兄上書為兄續史時皇后諸嬪皆師事之誠巾幗中丈夫也今觀其所以誠女者始之以卑弱終之以謙和大要以敬順為主絕無一語及於外政則女德之所尚可知矣至於近世女子好華飾趨巧異幾幾乎以四德為詬病今世論德言容功乃在此不在彼尤可謂對症良劑也懲驕情於未萌嚴禮法於不墜貴賤大小莫不率由以

是為百代女師可也故列諸卷首以為教女者則焉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不自矜誇有惡莫辭不自飾非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音極煩重也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淨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制節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為則哉

敬順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

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音狂狂音瘦生女如鼠

猶恐其虎強猛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

為美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

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

周旋逢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

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

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忿之

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

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

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洗音管換皆洗也塵穢服食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為之甚易惟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天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

不曰得意一人得夫之意是謂永畢和諸畢世失意一人失夫之意是謂永訖

訖止也夫婦乖不盡於此也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

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

出無治容人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

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邪偷人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

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物有以恩自離者有恩於人反離之亦有

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

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徇於曲從矣姑云不音否爾而是固宜從



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順從舅姑如影隨形響應聲自得歡心矣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王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山叔妹之譽已也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我曰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誇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可以斷金鐵同心之言其臭氣也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妹者體敬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行淑媛謙順之八則能依義以篤好之以結援使

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王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憊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宜姑忿而夫愠毀譽音子謗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顯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同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

蔡中郎女訓

名邕字伯喈東漢人

謹按女子自離提抱無論富貴貧賤鮮不日有事於盟洗梳櫛者也此編以修容喻修身因其所共曉而導以

所未明即其所習為而責以所未能眼前指點何其親切而有味也女子雖至愚三復斯訓能不攬鏡而有悟乎

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成知飾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攬照拭面潔淨則思其心之潔也傳粉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潤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正髮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髮則思其心之整也

宋尚宮女論語

宋若昭具州人世以儒聞又素好學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慧美能文若昭女辭高絮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名世若華著女論語若昭申釋之唐貞元中詔入禁中試文章論經史俱稱旨若昭以曹大家自許帝嘉其志稱爲女學上拜內職官尚宮掌六宮女學兼教諸皇子公主皆事之以師禮號曰宮師謹按若華託曹大家之意集爲女訓名曰女論語其妹若昭申釋之夫論語聖賢問答之言也可與之並列乎然吾觀曲禮內則所載葱涑洒漿紛帨刀礪織息具備蓋至道不離乎居室日用之常而聖賢垂訓無非欲人言動舉止悉合於當然之則論語二十篇亦豈在高遠哉茲編條分縷晰便於誦習言雖淺俚事實切近姬媼孩提皆可通曉苟如斯訓亦不愧於婦道矣

立身章第一

凡爲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  
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  
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屬莫與通名  
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爲人

學作章第二

凡爲女子須學女工紉麻緝苧粗細不同車機紡織切勿匆匆  
看蠶煮繭晝夜相從採桑摘柘看雨占風滓濕卽替寒冷須烘  
取葉飼食必得其中取絲經緯丈疋成工輕紗下軸細布入筒  
綢絹苧葛織造重重亦可貨賣亦可自縫刺鞋作襪引線繡絨  
縫聯補綴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  
莫學懶婦積小痴慵不貪女務不計春冬針線相率爲人所攻

嫁爲人婦恥辱門風衣裳破損牽西遮東遭人指點恥笑鄉中  
奉勸女子聽取言終

學禮章第三主

凡爲女子當知禮數女客相過安排坐具整頓衣裳輕行緩步  
敘手低聲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敘答問殷勤輕言細語  
備辦茶湯迎來遞去莫學他人攬身不顧接見依稀有相欺侮  
如到人家當知女務相見傳茶卽通事故說罷起身再三辭去  
主若相留禮筵待過酒畧沾唇食無父筭退盞辭壺過承推拒  
莫學他人呼湯呷醋醉後顛狂招人怨惡當在家庭少游道路  
生面相逢低頭看顧莫學他人不知朝暮走遍鄉村說三道四  
引惹惡聲多招罵怒辱賤門風連累父母損破自身供他笑具

如此之人有如大鼠

早起章第四

凡爲女子習以爲常五更雞唱起着衣裳盥漱已了隨意梳粧  
揀柴燒火早下廚房摩鍋洗鑊煮水煎湯隨家豐儉蒸煮食嘗  
安排蔬菜炮炙香薑隨時下料甜淡馨香整齊碗碟盆設分張  
三盃飽食朝暮相當莫學懶婦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猶未離床  
起來已晏却是懶惶未曾梳洗突入廚房容顏醜觀手脚慌忙  
煎茶煮飯不及時常又有一等餽饌爭嘗未曾炮製先已偷藏  
醜呈鄉里辱及翁娘被人傳說豈不羞惶

事父母章第五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熱則扇涼  
餓則進食渴則進湯父母檢責不得慌忙近前聽取早夜思量  
若有不是改過從長父母言語莫作尋常遵依教訓不可強梁  
若有不諳細問無妨父母年老朝夕憂惶補聯鞋襪做造衣裳  
四時八節孝養相當父母有疾身莫離床衣不解帶湯藥親嘗  
禱肯神祇保佑安康設有不孝大數身亡痛入骨髓哭斷肝腸  
劬勞罔極恩德難忘衣裳裝殮持服居喪安埋設祭禮拜家堂  
逢周遇忌血淚汪汪莫學忤逆不敬爹娘纔出一語使氣昂昂  
壽筵陪送爭競衣裳父母不幸說短論長搜求則帛不顧哀喪  
如此婦人狗彘豺狼

事舅姑章第六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門合稱新婦供承看養如同父母

敬事阿翁形容不覩不敢隨行不敢對語如有使令聽其囑附  
姑坐而立使令便去早起開門莫令驚忤灑掃庭堂洗濯巾布  
齒葯肥皂溫涼得所退步堵前待其澆洗萬福一聲卽時退步  
整辦茶盤安排匙筯香潔茶湯小心敬遞飯則軟蒸肉則熟煮  
自古老人齒牙疏蛀茶水羹湯莫教虛度夜晚更深將歸睡處  
安置相辭方回房戶日日一般朝朝相似傳教庭幃人稱賢婦  
莫學他人跳梁可惡咆哮學長說辛道苦呼喚不來饑寒不顧  
如此之人號爲惡婦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

事夫章第七

女子出嫁夫主爲親前生緣分今世婚姻將夫比天其義匪輕  
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夫有言語側耳詳聽

夫有惡事勸諫諄諄莫學愚婦惹禍臨身夫若出外須計途程  
黃昏未返瞻望相尋停燈溫飯等候敲門莫學懶婦先自安身  
夫如有病終日勞心多方問葯遍處求神百般治療願得長生  
莫學蠢婦全不憂心夫若發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讓忍氣低聲  
莫學潑婦閻閻頻頻粗絲細葛屣貼縫紉莫教寒冷損夫身  
家常茶飯供待殷勤莫教饑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貧  
死同墓穴生共衾衾能依此語和樂瑟琴如此之女賢德聲聞

訓男女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亦在於母  
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儀吟詩作賦尊敬師儒束修酒脯  
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喚去便去稍有不從當加叱怒

朝暮訓誨各勤事務掃地燒香紉麻緝苧若在人前教他禮數  
莫縱嬌癡恐他啼怒莫縱跳梁恐他輕侮莫縱歌詞恐他淫污  
莫縱遊行恐他惡事堪笑今人不能爲主男不知書聽其弄齒  
鬪鬪貪杯謳歌習舞官府不憂家鄉不顧女不知禮強梁言語  
不識尊卑不能針指辱及尊親有玷父母如此之人養豬養鼠

營家章第九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則家起懶則家傾儉則家富奢則家貧  
凡爲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計惟在於勤一年之計惟在於春  
一日之計惟在於寅奉箕梳帚灑掃灰塵撮除邈邈潔淨幽清  
眼前爽利家宅光明莫教穢汚有玷門庭耕田下種莫教辛勤  
炊羹造飯饋送頻頻莫教遲慢有誤工程積練心雪喂養孽性

呼歸放去檢點搜尋莫教失落擾亂四隣夫有錢米收拾經營  
夫有酒物存積留停迎賓待客不可偷侵大富由命小富由勤  
禾麻菽麥成棧成囤油鹽椒豉盎甕裝盛豬雞鷄鴨成隊成羣  
四時八節免得營營酒漿食饌各有餘盈夫婦享福懽笑欣欣

待客章第十

太抵人家皆有賓主滾滌壺瓶抹光桌几準備人來點湯遞水  
退立堂後聽夫言語細語商量殺雞爲黍五味調和菜蔬齊楚  
茶酒清香有光門戶紅日含山晚留居住點燭擎燈安排臥具  
欽敬相承溫涼得理次曉相看客如辭去酒飯殷勤一切周至  
夫喜能家客稱曉事莫學他人不持家務客來無湯慌忙失措  
夫若留人妻懷嗔怒有筋無匙有肴無醋打男罵女爭噉爭哺

孝道規 卷一  
夫受慚惶客懷羞懼有客到門無人在戶須遣家童問其來處  
當見則見不見則避敬待茶湯莫缺禮數記其姓名詢其事務  
等得夫歸卽當說訴奉勸後人切依規度

和柔章第十一

處家之法婦女須能以和爲貴孝順爲尊翁姑嗔責曾如不曾  
上房下戶子姪宜親是非休習長短休爭從來家醜不可外聞  
東隣西舍禮數周全往來動問欸曲盤旋一茶一水笑語忻然  
當說則說當行則行閒是閒非不入我門莫學愚婦不問根源  
穢言汚語觸突尊賢奉勸女子量後思前

守節章第十二

古來賢婦九烈三貞名標青史傳到如今後生宜學勿自難行  
第一貞節神鬼皆欽有女在室莫出閨庭有客在戶莫露声音  
不談私語不聽淫音黃昏來往秉燭掌燈暗中出入非女之經  
一行有失百行無成大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領  
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家特業整頓墳塋殷勤訓子有沒光榮  
此篇論語內範儀型後人依此女德昭明幼年切記不可朦朧  
若依此言享福無窮

教女遺規卷之中

村林陳宏謀編輯

呂近溪女小兒語

公名得勝明嘉  
時寧陵人

謹接近溪先生小兒語已列入養正遺規茲篇其專訓  
女子者也警醒透無一字不近人情無一字不合正  
理其言似淺其義實深閨訓之切要無有過於此者凡  
為女子童而習其詞長而通其義時時提撕事事效法  
庶乎女德可全雖以之終身焉可也

四言

少年婦女最要勤謹比人先起比人後寢  
爭着做活讓着喫飯身懶口饒惹人下賤

教女遺規見

卷中女小兒語



米麪油鹽盤碟匙箸一切家火放在是處

件件要能事事要會人巧我拙見他也媿

口要常漱手要常洗避人之物藏在背裏

脚手頭臉女人四強身子不顧人笑爹娘

衣服整齊茶飯潔淨汗音濁入音濁邈邈諸人厭憎

一斗珍珠不如升米織金粧花再難折洗

刺鳳描鸞要他何用使的眼花坐成癆病刺音七

婦女粧束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

不良之婦穿金戴銀不如賢女荆釵布裙

剩飯殘茶都要愛惜看那窮漢糠土也喫

一米一絲貧人汗血捨是陰隲費是作孽

笑休高聲說要低語下氣小心纔是婦女

偷眼瞧音樵人偷聲低唱又惹是非又不貴相

古分內外禮別男女不避嫌疑招人言語

孝順公婆比如爺娘隨他寬窄不要怨傷

尊長叫人接聲就叫若叫不應自家先到

長者當讓尊者當敬仕他難為只休使性

事無大小休自主張公婆稟問夫至商量

夫是你天不可欺心大若塌了那裏安生

也休要強也休撒暴懼內凌夫世人兩笑

夫不成人勸救須早萬語千言要他學好

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媒狎戲謔夫婦之醜

久不生長勸夫娶妾妾若生子你也不絕  
家中有妾快休嚷鬧隣家聽的只把你笑  
越爭越生越嚷越惱不如賢惠都見你好  
夫若不平妾若不順你做好人自有公論  
大伯小叔小姑妯娌你不讓他那箇讓你  
罵儘他罵說儘他說我不還他他也臉熱  
百年相處終日相見千忍萬忍休失體面  
既是一家休要兩心外合裏差壞了自身  
母家夫前休學語言講不清白落箇不賢  
讓的小人纔是君子一般見識有甚彼此  
休要翻舌休要搬嘴拈對出來又羞又悔

邪書休看邪話休聽邪人休見邪地休行  
寧好明求休要暗起一遍發覺百遍是你  
也休心粗也怕手慢不癢不疼忙時沒幹  
看養嬰兒切記飽煖些須過失就要取叶音管  
水火剪刀高下跌磕音生冷果肉小兒毒藥  
隣里親戚都要和氣性情溫熱財物周濟  
也要仔細也要寬大作事刻薄須防禍害  
只誇人長休說人短人向你說只聽休管  
手下之人勞苦饑寒知他念他凡事從寬  
三婆師婆媒二婦唱婦休教入門倡揚是非惑亂人心  
房中說話常要小心傍人聽去惹笑生嗔

門戶常關箱櫃常鎖日日緊要防盜防火

多積陰騭少積錢財兒孫若好錢去還來

安分知足休生暴怨天不周全地有缺欠

任從受氣留着本身自家尋死好了別人

三從四德婦人常守犯了五出不出也醜

無子有惡疾皆非其罪

婦人好處溫柔方正勤儉孝慈老成莊重

婦人歪處輕淺風流性兇心狠又懶又丟

賢妻孝婦萬古傳名不賢不孝枉活一生

雜言

買馬不求鞍鐙取妻却爭賠贈

婦人好與好坐男子忍寒受餓

婦人口大舌長男子家敗身亡

打罵休得煩惱受些氣兒災少

誰好去聲與我鬪氣是我不可人意

婦人聲滿四隣不惡也是凶神

美女出頭丈夫皆愁必惹殺夫之禍

孤兒寡婦只要勁做能自樹立

絮聒多言老婆瑣碎性子一件事兒重平箇死叶夫

好聽偷瞧自家尋氣粧啞推聾倒得便益叶夫

僕隸沒賢德的王兒護短孃家沒不是的女兒溺愛

新來媳婦難得好耐心調教休煩惱

只怨自家有不是休怨公婆難服事

公婆夫婿掌生死心高氣傲那裏使

家教寬中有嚴家人一世安然

人有廉耻好化面色甚似打罵

婦人敗壞說夫婿開口沒你是處

大婦愛小妻賢名天下知繼母愛前男賢名天下傳

呂新吾閨範

有序

先王重陰教故婦人有女師講明古語稱引昔賢令之謹守  
三從克尊四德以爲夫子之光不貽父母之辱自世教衰而  
閨門中人竟棄之禮法之外矣生聞閨內慣聽鄙俚之言在  
富貴家滋長驕奢之性首滿金珠體備穀羅態學輕浮語習  
儂巧而口無良言身無善行舅姑妯娌不傳賢孝之名鄉黨

親戚但聞頑悍之惡則不教之故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  
以夸浮士卑之者撥俗粒歌豔語近於倡家則邪教之流也  
閨門萬化之原審如是內治何以修哉女訓諸書昔人備矣  
然多者難悉晦者難明雜者無所別白淡無味者不能令人  
感惕閨人無所持循以爲誦習余讀而病之乃擬列女傳輒  
先哲嘉言諸賢善行繪之圖像其奇文奧義則間爲音釋又  
於每類之前大指每傳之後各贊數言以示激勸嗟夫孝賢  
貞烈根於天性彼流芳百世之人未必讀書而誦習流芳百  
世者乃不取法其萬一焉良可愧矣予因序前賢以警後學  
云寧陵呂坤書

謹按呂新吾先生凡有著述悉有功於世道人心予錄

之以爲世勸者屢矣。閨範一編前列嘉言後載善行復繪之以圖系之以贊無非欲兒女子見之喜於觀覽轉相論說因事垂訓實其苦心當時士林樂誦其書摹印不下數萬本直至流布宮禁其中由感生愧由愧生奮巾幘之內相與勸於善而遠於不善者蓋不知凡幾也今限於卷帙不復繪圖擇其言之尤切行之尤顯者錄爲一卷雖於原編僅十之三四而子道婦道母道胥備焉所載懿行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誠哉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孰謂女德爲無閑輕重哉

嘉言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首認身懷孕也子寢不側坐不邊偏也立不蹕言一足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四正四隅皆正也不正皆正也不坐目不視邪歌一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音餽也。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猶言終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同奔喪則越境事無擅爲行去聲無濁成諫於人知而後動可驗有證據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不忠子不取亂家內外淫嬖子不取世有刑人棄官不取世有惡疾天庖癩風體氣之種不取喪去聲父長子無家不取

婦有七去上聲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有三不去有所取娶時父兄在無所歸而今父兄不在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先貧賤後富貴不去

士昏禮曰父醮焦去聲戒命之酒子命之曰往迎爾相妻相夫承我宗事

祖音旭也帥先以敬先妣之廟共祭祀若也則有常子曰諾唯

恐弗堪勉也不敢忘命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無非為敬之行勉善夙夜無違命舅姑夫母施

衿音琴小帶結帨音稅佩巾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門事庶母及

門內施鞶音盤大帶申重言父母之命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言敬又言恭恐

其忽也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遇也視諸衿鞶

視衿鞶則思父母之命矣衿鞶二帶欲其重重收斂儻欲其身以承其夫執謂閨門為放肆之地夫婦為褻狎之人哉

文中子通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人其鄉古者男

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真情早鑿

妾勝音映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匡衡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

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閔睢為首

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似乎天地則無以奉飭神靈

之統而理孰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極

其貞淑不貳其操飾操始終如一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

形於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天子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文文豈見 卷中 閨範 七

之端也

吳虞翻與其弟書曰長子容名好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

天福其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柳開仲塗曰皇考父治平聲家孝且嚴旦望諸婦等拜堂下舉卽

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戒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

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音漬音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

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

為婦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婦則惴惴恐懼不敢

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愚嘗謂婦人有五認得認得丈夫是自家丈夫子女是自家子女財帛是自家財帛父母兄弟是自家父母兄弟奴僕是自家奴僕其夫家尊卑長幼俱是路人妯娌皆懷此心家產安得不分婦人日浸此言兄弟安得無嫌諺曰兄弟一塊肉

婦人是刀錐言在其剝割也兄弟一釜羹婦人是塩梅言任其調和也婦人可畏哉大抵婦人輕利而寡言恩多而怨少庶幾不作人家

災星禍鬼云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

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

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

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

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

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耶

又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講解

孝經論語及女誡之類畧曉大義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

俗樂殊非所宜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暗衣服之禮耳國不可預政家不可使幹經音古營音古壘音古壞也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弟兄娣弟姒兄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裁計量較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李氏女戒曰貧者安其貧富者戒其富又云棄和柔之色作嬌小之容是為輕薄之婦人藏心為情出口為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疎之大節也亦能離堅合異結怨與讐大則覆國亡家小則六親離散是以賢女謹口恐拾耻謗或在尊前或居閑處未嘗觸應答之語他人說話傍他人說話接他人說話聲他人說話發他人說話論他人說話談他人說話之言不出無稽之詞不為調戲之事不涉穢濁不處嫌疑

善行

女子之道

婦道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故首女道

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為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道不修母顧共衣食事之



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悲亦未聞道矣今錄其可法者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媯懼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衍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為畜傷人不以草傷稼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憐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墮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即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

呂氏曰勢之尊惟理能屈之是故君子貴理直傷槐女之言豈獨能救父死君相能用其言也齊國其大治乎  
女媯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媯對曰妾聞王君來渡不測之水請繼

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漉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媯曰妾父尚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而弗誅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子意之少女名緹縈音盈一公有女五人無子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乃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焉

呂氏曰生男未必有益願用情何如耳若緹縈者雖謂之有子可也為人子者可以愧矣

曹娥者上虞曹盱音吁之女也盱能撫劍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

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舒逆濤而上為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殺江以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呂氏曰曹娥求父十有七日而孝念不衰投江五日而負屍以出致誠所格江神效靈千古談及使人揮淚江名曹娥萬古流芳矣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音世吞也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人建祠於永寧鄉宋理

宗朝封曰孝祐

呂氏曰世豈有不畏虎之人哉况一膽怯女子簡當母前惟恐虎不我噬焉此何心哉一情所篤萬念俱忘忘虎何嘗噬盧氏天固假之以彰孝應耳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屠具父與居真同為商販盜申蘭申

春殺之小娥詭服為男子托備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與羣盜皆醉臥娥閉戶斬蘭首大呼一賊隣人擒春得財鉅萬娥乃祝髮為尼

呂氏曰小娥之節孝無論至其智勇有偉丈夫所不及者娥許聘未嫁一柔脆女子耳唯為之謀又何敢與他人謀乃托身於危身之地竟遂其難遂之心何智深而勇沉耶吾謂之女子房卒之祝髮抑赤松與遊之類乎

葛妙真元盲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日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獎

呂氏曰葛妙真篤母子之情廢夫婦之奇可謂道絕之

袁氏女元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臥於床女事母極孝至正兵火延其里隣婦強女出避女泣曰我何

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能出共焚而死

呂氏曰袁氏以孱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所以成仁乎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婿女勸母納妾

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稱弟

不可再得也母嘗遺疾甚女嘗冀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

稱之

呂氏曰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見謂三不可及

列女女子之道守正待求不惟從一而永終亦須待禮而

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宋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

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取義者也

奉天寶氏有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姿

容永泰巾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岩穴間盜曳出之驅

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投岩而

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羣盜舍之而去京兆尹

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歎曰父子俱

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

窶音呂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

女摩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

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呂氏曰朱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尤

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于兵刃

之下向使罵殺不屈闔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

無所濟智者謂之若詹烈女可為處變化矣

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為耳目所變  
 迹不欲為中外所疑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白之身  
 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孀倫小節猶足自贖女子名  
 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相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  
 貞惟夫消磨糜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滓泥污穢之中蓮  
 含香而自潔則黜節者亦十九也故取貞女以示訓焉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  
 其郡蛟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者嫂從之  
 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為誰而可入也獨露宿草莽中行數日竟  
 為蛟嘍而死筋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為露筋廟

呂氏曰高郵不忘其事而有祠吾里人有謁其祠者又載之  
 劉叔剛啟蒙故事云嗟夫姊妹同行旦夕不相離即投民舍

少遊項史誰得而議之貞女守禮愛名重於生死固如此在  
 待從無人雖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遠別之道不明即心可  
 自信而迹易生疑無別而不苟合者有矣未有苟合而不始  
 於無別者也故先王遠男女于入境明燠微于毫髮豈惟口  
 語足憂而寔死亡  
 禍敗之為懼也

廉女視利於塵垢若將浼焉者也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壻賓佐請錢五十萬妻欲  
 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以賻  
 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卻不受

呂氏曰父之廉見信于女女愛父以德寧不能歸壻而不受  
 賓佐之賄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禮喪有賻孔孟亦所  
 不辭吾未見女子之獨介  
 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夫婦之道

易之家人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

夫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賣之丈夫而同心協德亦有力焉

晉冀邑人卻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耨乃豆切其妻饁音餼持食奉夫甚謹缺亦敬容受之晉大夫曰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能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呂氏曰夫婦非疎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餼非獻贈之時卻缺夫婦敬以相將親者欣慕焉則事有容在在不苟可知矣余嘗謂門內之內離一祀字不得而夫婦反目則不以禮節之故也卻缺夫婦真可師哉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資裝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承奉君

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輓音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呂氏曰少君以富家少女幡然甘貧婦之行數掩露面及水輓車古稱習氣難脫上君子累歲窮年不能漸變而况斯婦乎少君可謂勇於義矣鮑宣甘心苦節視勢利紛華若將逸焉豈不介石君子哉乃有利婦家之財得之則喜不得則怒日填溪壑而不足者視此當亦汗顏

呂榮公夫人仙源夫人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呂氏曰夫婦之間以邪昵始未有不以怨怒終者榮公夫婦惟其衽席無嬉笑是以終身無面赤吾錄之以為夫婦居室之法

### 婦人之道

婦人者伏於人者也溫柔卑順乃事人之性情純一堅貞則持身之節操至於四德尤所當知婦德尚靜正婦言尚簡婉婦功尚周慎婦容尚閑雅四德備雖才拙性愚家貧貌陋不能累其賢四德亡雖奇能異慧貴女芳姿不能掩其惡今采古人之賢者

兼德婦人備有眾善一長不足以盡之也故列諸首

明帝后馬氏伏波將軍援之女也謙抑節儉不私所親肅宗即位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乃下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希恩耳昔王氏同日五侯其時黃霧四塞不問澍雨之應田實田蚡貴寵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王之

封裁同令半楚淮揚諸國嘗謂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衣服大練粗熟食不

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

呂氏曰士庶人女莫不私其所親况太后即明德懲田實五王之橫裁抑外家不令封侯身為天下母而衣大練之衣無三味之膳敦節儉以為天下先非甚盛德何能割恩任怨約已率人若此故吾首錄之以為婦道倡

敬姜者魯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文伯相

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音足文之家而主大夫之妻稱主猶績

懼于季孫之怒嗾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音土而

處之勞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

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音土之民不材淫也瘠音土之民向

義勞也是故天子公侯王后夫人莫不且暮憂勤各修其職業

省文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敢怠

耶季康子嘗至敬姜闔音委門而與之言不踰闔音城門仲尼謂

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

呂氏曰敬姜之內教備矣無一而不善可為婦人持身之法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與其妻妻曰

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金以汚其

行羊子大慙乃捐於野嘗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

曰久行懷思無他意也妻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

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

織也則捐成功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有成若中道而歸何異

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學七年不反妻躬勤養姑又遠饋

羊子俾之卒業嘗有盜入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劫其姑妻聞操

刀而出盜曰速從我不從我殺汝姑妻仰天慟哭舉刀刎頸而

死其盜大慙舍其姑而去太守聞之賜錢帛以禮葬之號曰貞

義

呂氏曰賢哉樂羊子之妻乎遺金不受臨財之義也樂守寂寥愛夫之正也甘心自殺處變之節也值此節孝難全之會

一死之外無他圖矣史述其名惜哉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建之福寧州死於

戍時舅姑老家貧無子張鷺績以為養及舅姑沒張歎曰夫死

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無依不能遠離也今大事

盡矣而夫骨終棄遠土妾何以生乃臥積水上誓曰使妾若能

歸夫骨以葬即幸不凍死臥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糧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五千餘里不四十日而至其姪補成在焉張氏見之問夫葬處已忘之矣張哀號欲絕忽其夫降神道別及死狀且指骨所張如言求之果得以歸有司上其事旌表焉

呂氏曰張氏孝節可謂審于先後矣夫死而舅姑無依則我身重于夫故代夫為子而夫死若忘舅姑死而夫為客鬼則夫身重于我故忍死開棺而夫屍竟得執謂貧婦而有斯人

孝婦萬善百行惟孝為尊故孝婦先焉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甫嫁而夫當戍將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無子養姑慈愛愈固紡績以為業終無嫁

意是三年喪其母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始嫁時受嚴命而事夫夫行屬妾以母妾既諾之矣受人之托豈可棄哉棄托不信背死不義母百計勸之孝婦曰所貴乎人貴其行也生子而娶之婦非以托此身乎姑老夫不幸不得終為子而妾又棄之是負夫之心而傷妾之行也行之不修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從之養姑二十八

年姑死終身祭祀淮陽大守以聞漢文帝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其家號曰孝婦

呂氏曰孝婦夫亡時年甫十八耳別時一諾持以終身既守盡節又盡子道艱苦幾經不二其心誠非孝婦母也不為滿壑之枯骨乎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長孫夫人



年高無齒唐夫人每且拜於階下即升室乳其姑長孫夫人不  
私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集宣言無以報新媿恩願

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推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呂氏曰婦事姑救水時供不失婦道即以孝稱者日竭甘旨  
極意承歡母不能食亦付之無可奈何唐夫人事姑乃奪子  
之乳以乳之非真心至愛出于自然何能思  
及此哉是故有孝親之心不患無事親之法

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

里其妻取水值風還不及時母渴詩怒而遣之妻寄止隣舍書

夜紡績而珍羞因隣母以達於姑久之姑怪問隣母具對姑感

慟還之恩養愈謹其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遠學不

在姑嗜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力作供給呼隣母共之舍廁忽湧

泉味如江水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常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

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其孝感如此

呂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口體易養心志難順一時易順終  
身難事慈親易事嚴親難龐氏小過被遂怨怒不生而託隣  
母以致養力作求餼不惟供母又養隣母以信權孝無以加  
矣余非入子耶余甚愧之安得起九泉人復伸姜孝子一日  
耶之心

趙孝婦早寡家貧為人織紵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

嘗念姑老後事無資乃鬻次子於富家得錢百緡買木治棺棺

成南隣失火順風而北勢迫矣孝婦亟扶姑出而棺重不可移

乃伏棺大哭曰吾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者天子天子言畢火

起而北人以為孝感所致

呂氏曰孰謂回祿無知哉止火即異越孝婦  
而北不尤異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歿聞尚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

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許依也卽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失明聞手滌瀾音混穢時漱口上堂音是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憐惻

呂氏曰未有貞妻不爲孝婦者聞氏事姑至祗目復明非至孝感通勃謂舌能愈目哉乃有欺其不見而以蠟具食者

死節之婦身當凶變欲求生必至失身非捐軀不能遂志死乎不得不死雖孔孟亦如是而已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美姿容能文工書時爲規答書記人怪其工後乃知之規卒妻年方少董卓爲相聘以輜輶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縗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憐卓使侍者致刀圍之謂曰孤之威令四海風靡乃不行於一婦人

乎妻知不免乃起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國忠臣君其趨與趨義司走吏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軌鞭撲交下妻謝杖者曰重加之令我速死逐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呂氏曰哀哉皇甫妻也有色有文有行而天不辭其身義哉皇甫妻也誘之以利林之以兵而竟不奪其志至于聯卓乞免積誠意以感動之可謂從容不迫矣不愛死不求死不得已而後死其善明死者哉

梁氏臨川人歸王氏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兵若更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軍千戶欲納梁氏梁給曰同行而事兩夫情禮均病乞歸吾夫而後可千戶從之夫去計不可追矣卽拒捕怒罵遂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

告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正同云

呂氏曰梁氏全夫之智臨變不迷從一之貞再生不易事不必其有無然金石之壞而世仍事一夫世願有事一夫而懷二心者梁氏傳不可不讀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藏鄉校中為悍兵所執殺其舅姑又執趙欲污之不從恐之以刃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共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文廟兩楹之間人輒死然婦人抱嬰兒狀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炭其狀益顯

呂氏曰舅姑之血豈不滅梁甄石然已泯沒而烈婦嬰兒血狀宛然磨而益著貞心為血貴德金石理固然耳

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讓甫三月值元兵圍城潘氏

夫匿嶺西賊得之允讓死於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我一婦人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往願焚吾夫得盡一勳即事君百年無憾矣兵從之乃為坎燔柴火正烈潘躍入烈焰而死

呂氏曰濟變以才合情以量使妙圓罵賊不屈豈不獲死而夫骨誰收又安得同為一坎之灰耶哀懼不形安詳已成其志圖也可為丈夫法矣

趙淮長沙人德祐中擢妾成銀樹堪元兵至俱執至瓜洲元將使淮招李庭芝降淮不從為所殺棄屍江濱妾入元軍泣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屍棄不收情不能忍願得掩埋終身事公無憾元將憐之使賊兵曳至江上妾聚薪焚淮骸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中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呂氏曰淮之忠義之節讀之俱堪淚下使妾也罵賊而死則惟骨終無人收矣良言感動元將為憐惟恐其心妾全首領處變不當如是耶

守節之婦視死者之難不啻十百而無子女之守為尤難  
余列之死者之後感死者之不幸也天地常經古今中道  
惟守為正余甚重之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爭欲  
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夫不幸先  
狗馬填溝壑妾養其幼孤勢難他適且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志  
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為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妾已  
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  
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王乃免其丁徭號曰高行一

呂氏曰王侯不能奪其守况卿大夫乎  
堅於金石凜若冰霜吾於梁真見之

魏夏侯氏名令女方適曹文叔而文叔死令女年少無子父母  
欲嫁之令女乃斷髮為信後曹氏滅族父母以其無依必欲嫁  
之令女又截其兩耳斷其鼻以死自誓蒙被而臥血流滿牀席  
家人歎而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如是且  
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  
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  
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呂氏曰曹爽之族赤矣獨令女在父母是依蓋朝夕以必嫁  
為心者也設令女不毀其形使不可嫁寧免奪志之謀乎令  
女苦節蓋  
不得已耳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

兒年十五天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隣婦相與怒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白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閨門號曰行義桓婆

呂氏曰桓氏寡居守禮十年不歸寧可謂遠嫌之至矣禮有大歸女喪與在室同之文桓也即依父母家何害哉胡天不福有德竟命不嗣至所稱不辱先人則錫光乃父家教所從來矣

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疾且卒謂之曰死不足恨但母寡家貧赤子未歲抱恨於黃壚耳房垂泣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不能以身相從而多君長往之恨何

以妾為君其瞑目溥卒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淋漓姑劉氏輟哭而謂曰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竟守志終身

呂氏曰房氏年纔十六耳撫孤養母守節終身豈不難哉割耳投棺一以成承訣之信一以息奪嫁之謀貞婦之心金石同礪矣

王凝家青齊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二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歎惜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

呂氏曰男女授受不親故嫂溺始援之手苟不至溺兩手不相及也李氏以引臂為汚遂引斧斷之豈不痛楚義氣所激

禮重於身故耳可為婦人遠別之法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早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行節難保乃以聖土塗面崩頭散足負姑攜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蒲終身清白

呂氏曰治容誨淫王氏知之矣西施為無鹽豈不在我奈何以一面日賈一身之禍哉烈女智不及此誠可悲矣吾表王氏以爲美婦女避亂之法

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歲而廉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魔耶即斷髮垢面塵膚敝衣白是不復夢備嘗甘苦守節終身

刺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

呂氏曰夢非真也苟不失真夢亦何害李氏猶以為恨而致容以絕夢焉如此貞心即燕雀當不入門何物男子敢生邪哉

賢婦愛夫以正者也成其德濟其業恤其患難皆正之謂也

高獻妻秦氏女也獻為趙州刺史為默啜所攻州陷獻仰藥不死眾昇至默啜所默啜示以寶刀異袍曰爾欲之乎降我當賜爾官不降且死獻視秦曰君受天子恩貴為刺史城不能守乃以死報分也即受賊官雖階一品何榮之為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並殺之

呂氏曰高獻仰藥固慷慨殺身之志也及被執而迫以利害有徘徊心焉向非秦氏以大義決之安知不失身二姓乎不

為成林不為利誘此大丈夫事也乃婦人能之嗚呼烈矣

馮昭儀者漢元帝之昭儀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初入宮為婕妤生中山王建昭元帝年號中山幸虎圈闕獸後宮皆從熊走出攀檻欄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婕妤好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汝獨不畏熊耶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敬重焉

呂氏曰婦人多畏馮昭儀之當熊忠義所切遂不暇畏耳

守禮之婦謹勅身心慎修名節一言一動必合於禮而不苟

貞姜者齊侯女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江水大至王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玉與

宮人納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水方亟還而取符來無及矣夫人曰妾聞貞者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然棄約越義有死不為也於是使者取符比至臺崩夫人溺而死焉王哀之號曰貞姜

呂氏曰貞姜可謂殺身以成信矣待符而行昭王之信也無論狡偽之徒假將王命即王命真即非其初約為貞姜者有死而已斷斷乎不可行也或曰貞姜隨使者而來昭王罪之與口王懼其死而方喜其來也矣非雖貞姜亦信其從召而王不罪已也以信成君以禮持已故寧死而不往耳

荆國大長公主宋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王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之喜密以縑音兼片衣寶帶器幣助為壽信國長公主宋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

名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  
言志尚冲澹服玩不為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  
而已

呂氏曰婦道之哀也久矣貴族之女嫁賤富室之女嫁貧則  
慢視舅姑輕侮夫婿舅姑夫婿亦不敢以婦禮責之見夫黨  
尊長則倨傲輕辱此皆無知俗女有識者為之歎笑而彼方  
志驕意得醜不知愧則不肖父母之所驕也今觀荆國信國  
兩公至克謹婦道如民閭子則謂千古  
賢人矣吾錄之以為陔富貴女子之勸

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孫女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  
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露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  
每歸寧不坐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徐行以隨常命  
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呂氏曰相國孫女節度使之夫人金輿錦服本不為修乃獨  
緇素自持言笑不苟豈惟韓氏賢二公家法可概知矣近世

婦女羅珠刺綉滿體充奮大袖長衫覆金捺緞互羨爭學且  
新月異有甫成而即毀者無識男子曰悅婦人之心而不足  
安望以節儉卒之哉德不如人而衣飾是尚  
家不能治而容治相安皆柳夫人之罪人也

明達之婦見理真切論事精詳有獨得之識有濟變之才  
亦婦人之所難也

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燭夜績徐吾  
最貧而燭數不繼李吾謂其屬曰無與夜不容也徐吾曰是何  
言與自妾之會燭也起常先息常後洒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  
從薄坐常處下為燭不繼之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  
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妾得蒙見哀之  
恩長為僕役之事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呂氏曰有餘者當以分人是謂不費之惠不足者當知度已  
是謂白善之術世末有不相資而能相久者也若徐吾者可



法矣  
以為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別墅音姨止一子未嘗入都城仁傑每伏臘晦朔修餽甚謹嘗休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進膳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姨某今為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為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壬仁傑大慙而退

呂氏曰盧氏之賢明不可及矣不以貧賤托當路之場世情所難而不事女壬一語尤烈丈夫所難輕于情托者可以愧矣  
姚婦楊氏閩人付承祖之姨也家貧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家累鉅萬疎遠親姻皆資借為榮利楊一無所求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之衣服不受曰我大家世貧美服非其所宜與之奴婢不受曰食不能給常着破衣

自執苦事承祖耻之乃遣人乘車往迎楊堅臥不起從者強昇輿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符家內外皆笑號為癡姨及承祖敗誅及親戚楊氏以貧窶得免

呂氏曰蠅集腥蟻附羶常晉及焉即承祖不敗而有義有命彼富貴者豈吾所能資哉楊姨不痴不必驗之成敗間矣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劫以刃不為屈建封嗜人肉畧少婦百許日殺其一具食引鄭示之曰懼乎鄭曰願早充君庖為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甚愛之百計必欲相從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特加旌賞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卒伍不知禮義無足怪君侯讀聖賢書為國大將當表率羣下風示遠人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無耻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徽大慙名其

改女遺規

卷中

三

孝女遺芳  
夫付之

呂氏曰鄭所過王查爾將皆羞惡之心未亡者故得從容據慨以免于難向使節婦貞女當被執之初或陳說大義以愧之或婉語悲情以感之義理之心盜賊皆有寧必其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于賊非死不足以成名非罵不足以成死彼怒心其則愈心哀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懼焉一女子不能當兩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即死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愧之感

頽上某為帥淮揚有一僕號驍勇過芒碭問其地多不僕與妻前驅至葭葦中僕大呼曰素聞此處多豪傑何無一人敢與吾敵耶俄而葭葦中數盜出攻僕殺之僕妻跪賊慟哭叩頭感謝曰妾本良家婦被此人殺吾夫而擄之無力復讐天幸今為吾斷其首妾殺身無以報大德前途數里吾母家也肯惠顧當有金帛相贈賊喜而從之至一村保聚多人外列戈戟婦人走

入哭訴其故保長賺賊入就而擒之無一人得免

呂氏曰倉卒聞恐懼之心智者且眩然失策况婦人乎乃能以節義之語觸羣盜之憐既免殺辱又報仇讐智深勇沉烈丈夫所讓孰謂斯人而有斯識耶

文學之婦史傳所載班班膾炙人口然大節有虧眾長難掩無論如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貞輩即回文絕技詠雪高才過而知悔德倘及人余且不錄他可知矣然亦有貞女節婦詩文不錄者彼固不以文學重也

班婕妤者漢左曹越騎校尉况之女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為少使大被寵幸居增成舍帝嘗遊後宮欲與同輦婕妤曰妾觀古聖帝明王皆有賢臣正士侍其左右惟衰世之君乃有女嬃在側妾不敢恃愛以累聖明其後趙飛燕姊妹妬寵爭進

譖班婕妤怨望祝詛帝考問對曰妾聞修正尚未獲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帝然之婕妤自知難容乃求供事太后于長信宮

呂氏曰同輩之寵皆后妃嬪御之所禱而求者也婕妤既辭而復諫至于辨謗數語義正詞確可謂寵辱不驚矣欲求長信以避妬不賢而能之乎

母道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愛姑息教所難也繼母不責其教而責其慈忌嫌憎惡慈所難也慈母不傳而慈繼母傳為繼母者可以省矣乳保列于八母故亦附焉

禮母教子以禮正家以禮者也若孟母禮不足以盡之而事歸于禮故以禮名

孟母仇鞮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而傍王子嬉戲為賈音古人街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學

正母望子以正者也無兒女子之情惟道義是責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何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音鬧齒亂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右袒市人從者四

百人刺淖齒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呂氏曰世之愛子者多欲保全其身至見危授命則深悲而固止之豈知不義而生不若成仁而死哉王孫母以求君望其子寧失倚門之望焉賢哉母也善用愛矣

陸續母治家有法續為太守尹典門下掾音篆時楚王英謀反

事連續詣洛陽詔獄續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續但作食饋之

續對食悲泣不自勝音出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耳問何

以知之續曰此食母所餉音向也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音短

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放

呂氏曰人未有心正而事邪者亦未有事慎而心苟者陸母葱肉兩事而平生之端方言動之誠可須推矣古取為婦法女

范滂音母有賢行漢靈帝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獄其

母就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父

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

今與李村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

受教再拜而辭

呂氏曰滂當亂世而高論以速凶處小人而敷清以樂死狷介之流也吾深惜之惟是名壽不可兼得妙今知足之旨而慨然割愛無兒女子之情母也賢乎哉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

諫官須明目張一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至上方以孝

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

汝父平生欲為之而不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軀以報國恩使得

罪流放吾問遠近無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呂氏曰安富貴保身家此婦人常態也安世之母以捐身報國望其子可謂知大義矣

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陰德及於萬姓

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不疑為吏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

嚴延年母生五男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

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以致威

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將歸謂延年曰天道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

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棄而東海莫不稱母賢智

周氏曰天道好生雋嚴二母皆明于天道者也至于仁義教化全安愚民二語賢哉嚴姬可為民父母之訓辭矣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教公書字

嘗謂曰汝父嘗夜覽囚冊屢廢而歎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

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

也矧求而有得即以其有得而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

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

公母責子而不責人者也世皆私其女而尤人無已不公

甚矣今取其可法者

張待制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幼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氏曰婦人之于女也在家恣其言動以嬉狎為權既嫁美其衣食惟足是遂見姑便以鍋釜推知感恩又安問家法可否耶若魯氏者可為婦人愛女之法

廉母以貪戒子者也婦人廉世所希故錄之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勝已者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宿焉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

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餼遠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為潯陽縣吏監魚梁以一缸鮮遺母母封還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不廉是吾憂也

呂氏曰吾讀書見雞鳴婦人欲成夫德至解雞佩陶母愛子到應斷髮以延客不更切哉子也何以慰母心友也何以答母意乎世之好客如陶母者誠稀而號稱賢知者果能益人之子足以當陶母之情否耶吾欲為之流涕

崔元暉母盧氏嘗戒元暉曰吾聞姊兄幸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貨貨充足裘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但以為喜若出乎祿廩可乎不然何異盜乎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汝今為吏不務潔清無以戴天覆地宜識吾意故元暉所至以清白名

呂氏曰廉手多矣未有如崔氏教  
于之明切者吾取之以爲仕訓

嚴母威克厥愛者也有父道焉

吳賀母謝氏母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一日賀言人長  
短謝聞之怒白賀一百或曰臧否士之常而笞之若此謝曰愛  
其女者當求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  
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恐懼自是謹默

呂氏曰在身之禍言居其尤正使義所當言我身何惜而平  
居談短論長直許醜底自求切齒腐心之恨禍將焉避矣母  
教子可謂知所重  
矣傍母有自恨哉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爲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  
母曰爾與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  
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願

專卒伍一夫之技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金魚佩墜地

呂氏曰嚴明哉陳母知善射非太守之職可不謂明乎于爲  
達宦而猶以杖擊之可不謂嚴乎迂者以從子之義責母謬  
矣子正母從  
母正子從

伊川先生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  
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下人  
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  
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  
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  
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音跌家人走  
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嘗置之坐側食  
絮羹卽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

罵之故願况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

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為之

呂氏曰庶子從叔婦人所厭惡者也夫人視如已子幼子婦人所溺愛者也夫人待若嚴師小戚獲婦人所責備者也夫人不輕答非慈而正嚴而思二子皆為大儒有自哉

宋呂榮公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那寒暑兩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人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呂氏曰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慎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疎忽寬縱不耐留心及德性已壞而管朴口加徒令傷恩無救於晚視申國夫人可以悟矣

智母達於利害之故者也

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弭音米眾妖仁除百禍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天道

呂氏曰天道好生故母奚取于埋蛇之兒乎蓋殺害人者以全人陰德莫大焉世有吝保凶頑殃殘良弱不肯除害去惡而自附于仁者其未知埋蛇之義歟



慈繼母恩及前子者也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二子立其傍吏坐焉兄曰我殺之弟曰我殺之期年不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罪之是誅無辜使相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何謂也母曰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音祀妾曰善視之妾既諾矣豈可以忘且殺死活弟是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因泣下沾襟相告王王曰赦之尊其母曰義母

呂氏曰繼母視前子仇讐也彼其先吾子之年共吾子之業又慮為吾子他日害雖前子孝養恭誠未必肯諱其心而相不樂其有况肯救其死又以己子代之死乎若義繼者于夫為賢妻于子為慈母于親而下尚能使人揮淚至于異母兄弟舍冤而爭死况輕于死者安肯自私自利而相處于薄哉同胞人有餘愧矣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十三歲相攜扶觀以歸

法攜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音

鏡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噫死矣誰當坐者初恐

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

不知也繼母亦以初為實然隣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

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

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不與也相與涕泣哽咽音啜菓

泣聲者盡是冷人莫不下淚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

慈母孝女也俱遺之後乃知其男也

情之至也可泣鬼神可貫金石可及豚魚三耳而能若是殆天植其性與而繼母之

也史通其

後女書見

卷中 閩範

李穆姜南鄭人安眾令程文鉅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毀日積穆姜衣食撫字皆倍所生或謂母四子甚矣何以慈為對曰四子無母吾子有母設吾子不孝寧忍棄乎長子興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與愈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慚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已之罪乞就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許分自新皆為孝子

呂氏曰世皆恨繼母不慈而寬於前子之不孝皆一偏之見也而不得兩有罪要之德責卑幼則尊長無不回之天故有聞損不患衣帶之知有王降不患守禁之虞吾因穆姜慈而有感於世之恕前子者為未公云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遊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

歸迎母入宮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恤之

呂氏曰繼母每私其所生能均產業足矣况夫產盡讓前子既貧而又恤之即親母何加焉均產中道也讓產賢道也天下無過慈之繼母吾於陳氏所深取焉

慈乳母乳母所保他人子也祇以愛人之託遂盡親之情或身與俱死或以子代死為人保子義當如是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合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子鎰匿之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母曰不知雖知之不可以言故臣曰國破族滅子尚誰為乎且千金重利也夷族極刑也汝其圖之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求利吾不為且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

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逃公子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  
乳母以身蔽公子遂同死焉秦王聞之以卿禮葬乳母祠之太  
牢寵其兒為五大夫賜金百鎰

呂氏曰魏之故臣可寸斬可族誅矣吾又歎乳母短于料人  
也設見故臣號泣而問之曰公子安在或故臣有問告以被  
難又安知公子不能免乎彼乳母者固望故臣協力其謀以  
免公子也詎知又一秦哉君子貴忠又貴有才以成其忠誠  
而不明保身以濟事難矣哉

義保者魯孝公之保母也姓臧氏與其子俱入宮養孝公魯人  
作生求孝公將殺之義保乃令其子衣公之衣臥公之處魯人  
殺之義保遂抱公子以出遇公舅魯大夫於外遂託以公而逃  
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義保之謂也

呂氏曰臧氏賢乎哉魯不滅國不絕  
嗣臧氏之力也魯之卿大夫晚矣

姊妹之道

姊妹女兄弟也氣分一體情白相關先王以婦人內家也每  
割恩焉然親愛出於天性則休戚豈同路人取其篤情重義  
者不敢盡以中道律之也

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軍且及矣棄其所抱  
抱其所攜而走兒隨而啼婦人不顧齊將問兒走者誰曰吾母  
也齊將追而問婦對曰所抱者兒子所棄者妾之子也軍至力  
不能兩存寧棄妾子耳齊將曰兄子與已子孰親婦人曰已之  
子私也兄之子公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於是齊將按兵而止  
使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婦人猶如行義而况士大夫乎  
遂還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君子曰義其大

哉雖在匹婦國尤賴之

呂氏曰義則義矣然而未聞道也已之子夫之子也非婦人所得專也設夫有眾子或夫在可以復生兄先亡或遺孤而為父後如義姑者可矣不則雖以義奪情終非萬世之常經也然則奈何曰兩存之以乞生于齊將不得則死之孰存孰亡惟見所值耳至于齊將之料則可

李文姬者趙伯英妻漢太尉固之女也固為梁冀所殺二子俱死獄中少子燮為文姬所匿密托固門生王成曰李氏一脉惟此兒在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奉託生死惟足下成遂引燮浮江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後遇赦得還

如姊之道

如姊今所謂妯娌也異姓而處人骨肉之間搗釁起爭化同

為異兄弟之斧斤也錄古今賢妯娌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其妻生子謂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為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則與我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季曰詡

呂氏曰世俗兄弟可笑矣借馬而飢渴在懷借衣而汚洿是囑兒之嗣始得之兒分以與弟無德色無吝心顧不難哉要之嫂氏之賢不可及矣割肉相與雖舅姑難強之從兄意不出于夫子即天昌其後始和氣所召與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曰有爭者甚者鬪墻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為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

妓女遺見

卷中閨範

七

嫂有缺乏少姊曰吾有卽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  
 命少姊曰吾後進當勞吾為之母家有果肉之餽名諸子姪分  
 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姊者少姊笑而不答  
 少姊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姊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  
 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姊曰無遽恐驚兒也了  
 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  
 年為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呂氏曰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妯娌難專利辭榮好讒喜聽  
 婦人之常性也然始於彼之無良成于我之相較三爭三讓  
 而天下無貧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親人矣賢者  
 化人從我不賢者壞我猶人吾干蘇少姊心服焉

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  
 遂饒一日池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寒何橐中餘貲請以分

之夫喜曰是吾志也且日盡散替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  
 尙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

一郡稱為賢婦  
 呂氏曰僧同室而專貨利婦人莫不爾欲其彼我分明已難  
 况盡捨所有以與弟妹乎其夫喜而從之友于可概知矣

姑嫂之道

舅姑之女兄弟之妻分莫親情莫厚者也然二人者每不相  
 得則過為多焉父母無終身之依姊妹非緩急之賴繼父  
 母而親我者誰也獨奈何持目前城社傷後日松蘿哉夫君  
 子言古道不計世情余云云為兒女子說也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纔數  
 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隣婦

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為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媿悟諸比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姪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隣人卒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粧區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歿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呂氏曰姑嫂世所謂參商人也嫁女之家聞有小叔姑則戚而嫂亦厭惡此兩人若不可一日有何者為母耳日語想相虐也世之為嫂者誠如歐陽氏賢則舉世皆閨娘矣吾于是一知一人盡道兩人成名同字仇讐過分多寡耳難以罪一人也  
陳安節之妻王氏始嫁歲餘而未卒遺孤甫月家貧王氏躬操

勤者加男子修行最謹教子孫有法家漸以饒鄉人敬之呼曰堂前初堂前之歸陳氏也舅姑沒時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撫字如女及笄厚嫁之舅姑歿妹求分財堂前盡出室中所有與之無吝色妹得財盡為夫淫蕩所罄貧不能自存堂前為又置

田宅撫諸甥如己出終無怨語

呂氏曰堂前孝養舅姑教育子孫周恤宗族廣施陰功砥礪名節無一不善者而姑嫂之情尤世所希余特表而出之

鄉媼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媼私以已食繼之母苦役荆媼必與俱荆有過誤媼不令荆知先引為已罪母每扑荆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為人婦也有姑如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媼氏父母日蹙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媼媼曰願為媼受笞媼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為士人妻舅

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媼歸寧抱數月兒媼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媼曰吾臥於媼室不恤媼不知也兒見死荆悲悔不食媼不哭為好語相慰曰媼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媼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媼嘗病媼為素食三年媼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呂氏曰小姑如姑嫂甚畏之媼異母也視媼乃如是多壽多男予多貴殆天所以報賢人哉吾鄉大小姑貴重出嫁之女與母列坐坐居左第婦與同席告坐大姑立受之稍不當于心則辭色如父母惟賢者不然然者強半也讀此傳寧不叩頭汗顏

嫡妾之道

有家之凶嫡妾居其九堯於舜既歷試諸艱矣猶以二女難之彼二女者何煩舜難哉况夫非舜嫡妾非同胞之親無英

皇之賢而欲其志同行也不亦難乎是故夫道嚴正嫡道寬慈妾道柔順三善合而太和在閨門之內矣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往來人問候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嫁時別酒不改供衣服以事夫子精酒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之室為善哉忌夫所愛是謂貪淫婦德之耻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七去姑正居二嫂不教吾以居室之善而欲使吾為可棄之行也不聽宋公聞之表其閨曰女宗

呂氏曰女無美惡人官見如此婦人常性也女宗于夫之外妻不直不妬又厚遇之以是相與而夫不感其賢妾不樂其

孝之通夫  
德以醜一家之和氣者未  
之有也可為婦人之法

花雲妻郃氏妾孫氏俱懷遠人雲守太平與陳友諒戰為所縛  
不屈而死郃生子焯方三歲郃聞城將陷以牲酒祭家廟會家  
人泣曰城破花將軍必死吾豈能獨生哉幸有嬰兒不可使花  
氏無後若等善視之遂赴水死孫瘞郃屍遂抱兒以行脫簪珥  
覓漁舟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於水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  
入葦洲採蓮賢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一翁自  
稱雷老引達帝所孫抱兒拜且哭帝亦哭置兒于膝曰此將種  
也雷老忽不見焯後拜水軍左衛指揮使儲孫至太平奉郃骸  
骨為雲刻像合葬上元縣

呂氏曰焯非孫氏出也亂離之際忍九死以全義卒收夫與  
焯而合葬焉士女淑媛不在貴賤間矣身忠臣妻節婦妾

人孰謂花  
將軍死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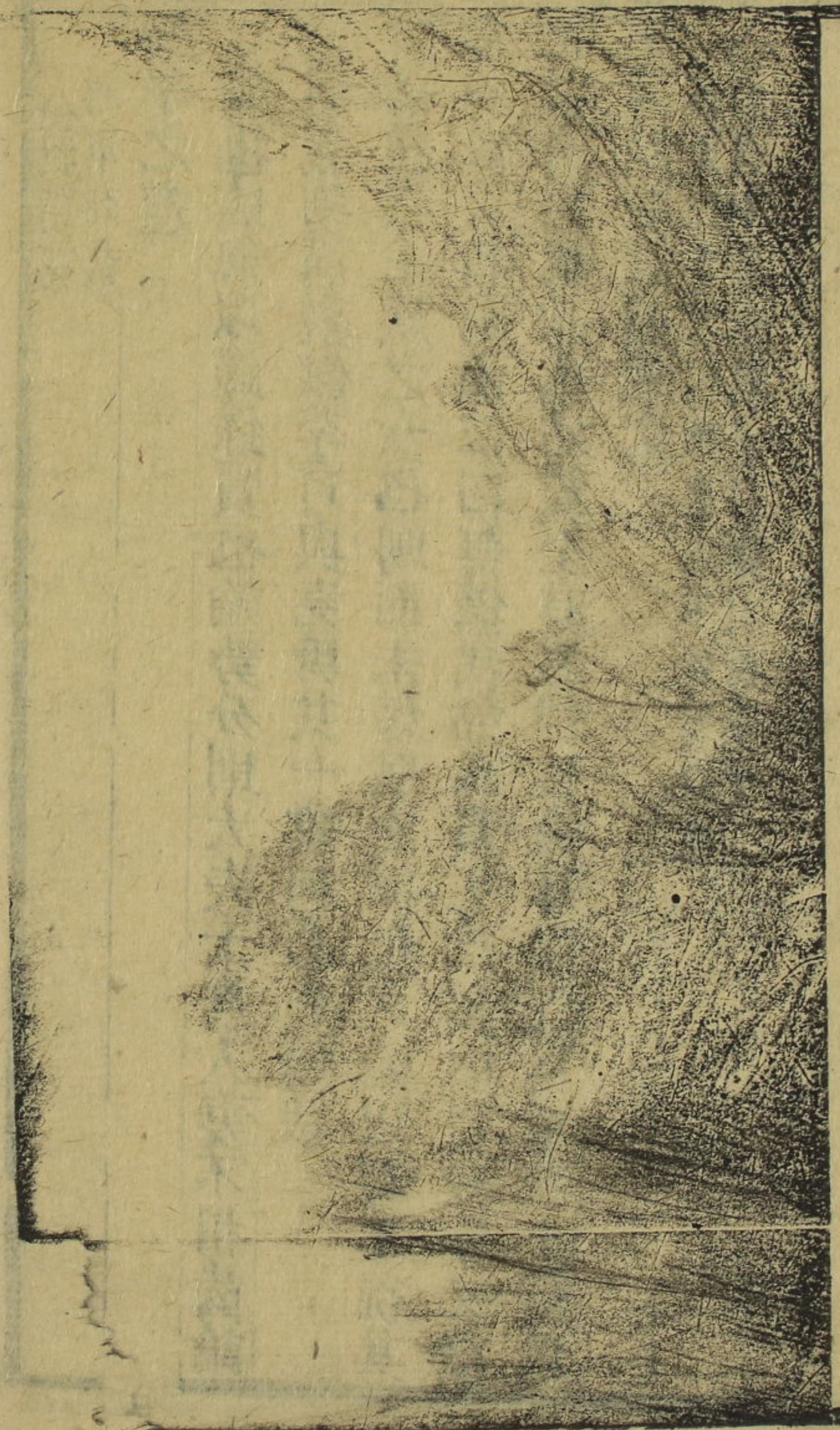
### 婢子之道

婢也賤何以錄錄賢也論勢分則大夫士庶人妻不相齒論  
道義則溝壑餓殍可與堯舜共一堂何言貴賤哉

有稽翟素士族之女也聘而未嫁賊至欲犯之臨以刃不從其  
房婢名青者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  
犯青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既見殺我生何為  
遂罵賊賊怒復殺之

呂氏曰青之代死忠也不受辱貞也  
忠貞兩字士君子且難况婢女子





教女遺規卷之下

桂林陳宏謀編輯

王孟箕家訓御下篇

名嶠 山西彭澤人 萬曆進士 任山西副使

謹按寬仁慈惠婦女之德即婦女之福也婦女不踰戶  
 外其不寬不仁不慈不惠或難施於外人而先施於門  
 內門內如翁姑夫子女或猶有不敢不忍之意其可以  
 逞其不寬不仁不慈不惠者惟此日夕相對之奴婢耳  
 故入其家觀其奴婢而有以知婦之良與不良也茲篇  
 所言女子御下酷烈暴虐之態可謂推見至隱極情盡  
 致矣亦思為婦女而至於如此賢乎不賢乎人將畏而  
 敬之乎抑厭而遠之乎天將予之福祚乎抑加之災害

孝女遺芳 卷一  
乎不有人禍必有天災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吾願爲  
士夫者持此一通令婦女輩常相借鏡轉相傳述庶幾  
無則加勉有則改之救得一分不良之性卽留一分之  
福澤也

凡人家道稍溫必蓄僕婢彼資我之養我資彼之力蓋相依而  
成人家彼既有力何處不可依人而謂彼非我則無以爲生者  
誤也律有入官爲奴之條士庶之家安得有奴故僕曰義男婢  
曰義媳幼者曰義女皆與己之兒媳子女同稱雖有貴賤非犬  
馬之與我不同類者陶淵明所謂此亦人子也可繹思矣  
人家於此輩衣服飲食不加體恤已失慈惠之道若唾罵捶楚  
畧無節制殘忍何堪或當罵而竟撻或宜量撻而加重撻或無

故撻之此在男子容有之而婦人尤甚婦人於僕婢皆然而於  
小婢尤甚

男子得僕以服伺於外婦人得婢以服伺於內皆可代己之勞  
此男婦之所同也惟婦人得僕婢代爲出入而已得嚴內外之  
防得供使令之役是婦人之於僕婢尤切也乃於所蓄僕婢無  
端凌虐或吹鬨而少竊腥蔬或看茶而便竊茶果此小過宜恕  
之可耳或叱罵之量扑之足矣乃以爲罪大惡極而不可赦也  
盡力鞭笞不在人理相待之內有舅姑聞聲而不避有妯娌力  
勸而不能若丈夫禁之則反甚其怒猶曰彼爲盜耳又有命之  
服役而不諳蓋彼爲愚痴故爲人役耳正可情遣理恕而從容  
教之乃持棍棒而押之一面打罵一面視其幹辦彼痛楚難堪

恐怖心勝益周章無措而益捶楚不休猶曰此其不用心服役耳又有因家之不如意無名頓起無故動火性怨毒橫生遂遷怒於僕婢而撻之視平昔更甚青天雷電平地風波令彼躲閃無門手足難措豈不爲無端業障哉

夫法莫嚴於官府矣打用竹板吾用荆條枲刑具只竹木之屬另有人數杖就是大盜亦未有杖之上百者諸刑具止施于兩臂手足而胸背腰脇不及焉而婦人不然也房中便用火筋鐵鉗厨中使用刀背有節柴棍其小者耳撻之不計其數甚至一日二三次箠楚之腰背脇肋諸要害之處不論焉况官府中受杖之人出則有人慰勞有酒食煖譬有棒瘡膏藥此輩卽有同類不敢一日之顧又安所得酒食瘡傷葯物哉血肉之軀原

非金石彼不能速斃於杖下幸耳

况被打罵之時威不稍霽嗔目咬牙如猫之捕鼠狠心毒手如虎之擒羊分明一座活地獄日中撻不計其早晨曾撻晚間撻不計其日中曾撻又何論今日撻計其前日昨日已撻乎且撻之時有曰便打你死不要償命不過要去了幾兩銀子嗟嗟人命非蟻螻也但不計費可任所爲殊不知善惡報應天理昭彰不及其身必于子孫豈銀錢所能贖貨良可懼也

欲閑有家須嚴於納媳之始所謂教婦初來也蓋新婦初來就是素性剛狠自有許多含蓄不敢發處欲撻僕婢必要先稟白舅姑月不過一二度杖不過荆條數不過三五下倘有私撻暗地撻姑查出而叱之再不改白其父母又再不改父責其子姑

責其媳不妨過嚴自不敢恣其胸臆數月規矩已定後來自能照行之若初時稍縱將來必勢重不可返無藥可醫矣  
若其剛狠自用不聽約束及初來未嚴養成撻人手熟者又有一處焉嫁賣之彼必生釁惟聽其遠遞投生不爲尋究去後亦不復買惟工雇童稚應門捧茶若又稍稍難爲明年并無肯爲工雇者非薄其妻實所以成之也惟丈夫刑家無道只爲不堪其咕噪或已逃而必尋或尋不獲而復買私心必曰彼經此錯將來必改不知婦怨無終兩行舊路將來不至撻死不已是婦人之業丈夫作之也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其報應豈不譴及婦人而並及丈夫哉

溫氏母訓

有序

烏程于石先生以崇禎丙子舉於鄉初名以介後更名璜舉癸未禮闈筮事綴司理疆事壞死之先帝后以節烈風萬世公夫人長安從容就義遺集十二卷未述先訓乃母夫人陸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賢母之造就不虛也夫顏訓袁範世稱善則類皆詰士之所修立未聞官師垂誠踵季婦大家而有言也者有之自節孝始矣原集繁重不利單行爰再付梓讀者其廣知奮興乎

序失名

謹按溫母之訓不過日用恒言而于立身行己之要型家應物之方簡該切至字字從閱歷中來故能耐人尋思發人深省由斯道也可不媿鬚眉矣豈僅爲清閨所宜則倣哉于石先生之氣節凜凜有自來也敬錄之使

凡爲女子者知爲人婦爲人母相夫教子與有責焉必明大義諸物情如溫母者乃盡婦人之道勿以爲止主中饋而已也

窮秀才謹責下人至鞭扑而極矣暫行知警常用則翫教兒子亦然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目曰獨夫天人不祐凡無子而寡者斷宜依向嫡姪爲是老病終無他人祭祀近有感通愛女愛婿決難到底同住到底免不到一番擾攘官司也

凡寡婦雖親子姪兄弟只可公堂議事不得孤名密囑寡居有

婢僕者夜作明燈心來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捷相法只看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志人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跌石手段若有牛晌偷閑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

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

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世人眼赤赤只見黃銅白鉄受了斗米串錢便聲聲叫大恩德至如一鄉一族有大宰官當風抵浪的有博學秀才開人胆智的有高年老輩道貌誠心後生小子步其孝弟長厚終身受用

不窮的這等大濟益處人却埋沒不提纔是陰德

周旋親友只看自家力量隨緣答應窮親窮眷放他便宜一兩處纔得消護免謗

中年喪偶一不幸也喪偶事小正爲續弦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父母婢婦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鬧雜人占望風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一句兩句只肯信歹不肯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不幸之苦全在于此則如之何只要做家王的一者用心周到二者立身端正凡父子姑媳積成嫌隙畢竟上人要認一半過失其胸中橫堅道卑幼奈我不得

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

爲益數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

寡婦勿輕受人惠兒子愚我欲報而報不成兒子賢人望報而報不足

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按過無也挨過

作家的將祖宗謹要做到事補一兩件做官的將地方緊要做不到事幹一兩件纔是男子結果高爵多金不算是結果

兒子是天生的不是打成的占云棒頭出官子不知是銅打就銅器是鐵打就鐵器若把驢頭打作馬面有是理否

世閒輕財好施之子每到骨肉反多悲吝其說有二他人蒙惠

一絲一粒連聲叫喊至親視為固然之事一不堪也他人至再至三便難啟口至親引為久常之例二不堪也他到此處正如啞子吃黃連說苦不得或兄弟而父母高堂或叔姪而翁姑尚在一團情分利斧難斷稍有念頭防其干涉杜其借貸將必牢拴門戶狠作聲氣把天生一副惻怛心腸蓋藏殆盡方可坐視不救如此便比路人仇敵更進一層豈可如此汝深記我言問介侃母高在何處介曰剪髮削人人所難到母曰非也吾觀陶侃運甓習勞乃知其母平日教有本也

世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你念頭要做好兒子須外面實有一般孝順行徑你念頭要做好秀才你外面實有一般勤苦行徑心腸是無影無形的有何憑據凡說心腸好者都是規

避樣子

人有父母妻子如身有耳目口鼻都是生而具的何可不經理只為俗物將精神意趣全副交與家緣這便喚作家人不喚讀書人

做人家切勿貪富只如俗語從容二字甚好窮極且如千萬人家浪用儘有窘迫時節假若八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十口費糧六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八口費糧便有二分餘剩何等寬舒何等康泰

汝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勿計其短如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遇驕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方亦是全交之法

開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大不見匪人是最得力

父子主僕最忌小處煩碎煩碎相對面目可憎

懶記賬籍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爲姦子孫忘其成敗者由于此  
家庭禮數貴簡而安不欲煩而勉富貴一層繁瑣一層繁瑣一  
分疎濶一分

曾祖母告誡汝祖汝父云人雖窮飢切不可輕棄祖基祖基一  
失便是落葉不得歸根之苦吾寧日日減殮一頓以守尺寸之  
土也出厨嘗以手捫鍋蓋不使見女輩減竈更然今各房基地  
皆有變賣轉移獨吾家無恙豈容易得到今日念之念之

汝大父赤貧曾借朱姓者二十金買米以餬口逾年朱姓者病  
且篤朱爲兩槐公紀綱不敢以私債使聞主人旁人私幸以爲

可負也時大父正客姑熟偶得朱信星夜趕歸不抵家竟持前  
欠本利至朱姓處朱已不能言大父徐徐相所持銀告之曰前  
欠一一具奉乞看過收明朱姓蹶起頌言曰世上有如君忠信  
人哉吾口眼閉矣願君世世生賢子孫言已氣絕大父遂哭別  
而歸家人詢知其還欠或駭之大父曰吾故駭所以不到家者  
恐爲汝輩所惑也如此盛德汝曹可不書紳

問世間何者最樂母曰不故債不欠債的人家不大豐不大歉  
的年時不奢華不盜賊的地方此最難得免饑寒的貧士學孝  
弟的秀才通文義的商賈知稼穡的公子舊面目的宰官此尤  
難得也

凡寡婦不禁子弟出入房閣無故得謗婦人盛飾容儀無故得



孝道卷下  
八  
謗婦人屢出燒香看戲無故得謗嚴刻僕隸菲薄鄉黨無故得謗

凡人家處前後嫡庶妻妾之間者不論是非曲直只有塞耳閉口爲高用氣性者自討苦吃

聯屬下人莫如減冗員而寬口食

做人家高低有一條活路便好

凡與人田產錢財交涉者定要隨時詩箇決絕拖延生事

婦人不諳中饋不入厨堂不可以治家使婦人得以結伴聯社呈身露面不可以齊家

受謗之事有必可辯者有必不可辯者如係田產錢財的遲則難解此必要辯者也如係閨闈的靜則自銷此必不可辯者也

如係口舌是非的人當自明此不必辯者也

凡人氣盛時切莫說道我性了定要這樣的我今日定要這樣的驀直做去畢竟有搥撞

人當大怒大怒之後睡了一夜還要思量

史摺臣願體集

名典江南揚州人

謹按婦女深處閨房不知世事艱難習成驕悍情性而構釁於嫡庶之間耗財於婚嫁之事取辱於嫌疑之際往往不免爲士夫者明知其非而恩常掩義以至一傳眾咻驟難見信且有陰爲所持牢不可破者矣願體集所載頗多居家涉世之事茲錄其切於近世婦女之病如前所云者雖其曲盡形容不無爲下等人說法之處

而知病卽樂因俗立教余有取焉就此數者之中男女嫌疑尤爲家門榮辱所繫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有閑家之責者防微杜漸竟以此爲門內之人鬼關可也

婦人女子明三從四德者十無一二在父母膝下性情自任于歸之後便見賢愚貧家婦女紡績炊爨井臼農庄事姑哺兒勤勞終日獨是富貴女子在室受雙親之庇出嫁享夫家之安高堂大厦飲食多美味時鮮穿插皆綾羅珠翠兒女有乳媪抱領針線有婢妾應承家務從不經心釀成驕傲之性惟知粧飾一身求全責備竟不知米從稻出絲自蠶抽視錢財如糞土以物命爲草芥那管夫家經商者有操心籌算作宦者有仕路艱難若性質淳良者尙聽公姑之訓丈夫之言有一等驕悍婦人不

知理法不信果報公姑丈夫開口便傷侍妾婢女終朝打罵及至逼出事端爲丈夫者顧恤體面焉肯令妻出乖露醜到底仍是丈夫抵當竭力彌縫過去及至事後見兒女滿前姻親羅列出遣不可警戒不從若以大義數責彼反輕生恐嚇又怕多事惟有忍奈而已愚謂經史女箴勸必不聽惟有令人講解律例并詞訟招詳某官審某事某人犯某罪使知婦女亦有罪條王法不盡男子而善惡報應之事時時陳說庶乎稍生長懼或可俛於萬一也

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若娶妻而卽生子且聯舉數子則承祧有人可無恨矣至有子而仍娶妾賢者所不免焉爲之妻者若果溫惠寬和得以相安無事則如古所稱樛木益斯之懿範不多

讓矣若夫婦年近四十或生女而不生男或曾生而不育或竟  
至不一生者則急宜置妾以爲嗣續之計爲之婦者正宜和衷  
寬待以冀其早爲生育俾吾夫得免無後之歎而已亦不失爲  
嫡母之尊每見賢淑之婦年在四十左右艱於嗣息卽歡然勸  
夫娶妾和集一門未幾妾尙未生妻忽生子者亦有妻妾並舉  
子者要以和氣自能致祥也奈何有一種嫉妬性成者明知年  
齒日增生育無望說到娶妾卽百計刁難迄至勉強作成遂必  
人門見嫉明則尋是覓非顯加辱苦暗則私覷密察以冀間離  
幸而懷孕生子或漠不關情或佯爲稱慶終是滿腔積恨一片  
殺機有生子而強遺其母者有子疾而陰肆其毒者有門爭無  
寧日者充其妒計之心可以死其夫可以亡其身又安惜夫之

無後爲大哉夫四十無子則娶妾婦人無子去妬去律例昭然  
原不忍斯人之終於無後也獨怪怯懦之夫甘受制於澁悍之  
婦或委靡不振怒而不言或顧惜臉面自相掩覆坐使無良之  
婦得志以逞俾祖父之血食自我而斬豈非不孝之至而爲天  
地間一大罪人乎吾謂人至四十無子則宜告過宗族及婦之  
父母兄弟按律娶之敢肆阻撓卽正以無子去妬去之罪案鳴  
之於官決於必去爲官長者申明律法不得少事姑惜按律去  
之使閨門不賢不淑之婦知有天網人紀不可磨滅不敢負隅  
肆惡則儆一戒百不獨一人一家受其福庇有裨風俗人倫不  
少矣

亦有嫡妻素明大義惟恐覆夫宗嗣听其置妾納婢所頗爲之

夫者嚴分正倫不容隕越幸而生有子女必教以孝敬嫡母庶  
幾謹微於著之義乃有婢妾生子反起踞寵奪嫡之心始而舉  
動放恣繼以語言肆詬至謂母以子貴嫡庶何分而漸欲易其  
位者且有夫心偏向謂妾能爲我生子接宗一味寬縱舉動在  
其僭越語言听其觸犯視結髮之愛若路人於寵姬之間多袒  
護者則名分倒置實爲亂階不思夫婦爲五倫之始結髮乃父  
母所配廟見之日原與昌衍吾宗無何實命不犹不得已而相  
夫置妾生子代爲恩勤亦謂子雖庶出而我爲嫡母是夫宗不  
絕卽婦嗣有託也若妾則蛾眉得寵遠干名分妻則淒其冷落  
視若贅疣不獨悖理滅倫旣獲罪於名教似此寡情薄德捫心  
其能自安乎 兄弟爭財其父遺不盡不止 妻妾爭產其夫命  
不死不休

世人於嫁女一事必誇奢門靡苦費經營往往有因一嫁一娶  
凋傷元氣者事後追憶所費其實正用處少浮用處多如全盛  
之家必欲從厚與其金珠溢篋幣帛盈箱綵轎几筵極一時之  
盛何如佐以資本代置庄田爲彼後日之恒產乎曾見有詩云  
婚姻幾見門奢華金帳銀屏眾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賣  
與別人家殊有深味

又有不足之家拘牽札節男女俱已長成或因賂贈無資不肯  
允嫁或因繁文無措不敢親迎坐使婚嫁愆期寧作曠夫怨女  
者不思男女之情室家之願原以婚嫁及時爲幸與其以儀文  
未備而待時何如以遷就團圓而成事况青春已屆年忽一年  
時事遷變又焉保將來之果如我意耶又有產僅中人效觀富

室惟知六禮必周不計家資厚薄或稱貸以備釵環或廢產以供花燭迨至入門之後向之繁文縟節轉眼皆空今之典借花銷俱成實累夫男女畢姻原欲其續祖妣而大門閭若以一婚嫁之故而累債耗家雖有佳男佳婦已苦於門戶無可支持始悔前此浪費則亦何益之有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此輩或稱募化或賣簪珥或假媒妁或治疾病端一傳說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尙是小事常有誘爲不端麗魅刁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其往來至於娼妓更是不祥穢物出入臥房尤爲不可媒婆穩婆不能不用擇其善者用之亦不可令其時常往來

男女不雜

無論尊卑長幼遠近不同梳音柳音架皆置

巾櫛

梳中髮梳不親授喪祭則以盤盛其餘不得已而內外不

共井

嫌同不共湑浴嫌相不通寢席如破褥枕簟之不進衣

裳

雜也諸母庶不浣也裳亦敬父遠嫌之義女子嫁而反兄

弟

同第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有事來家則語于中男

子入內不嘯

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取光明之義此女子無

故不許出中門

出中門必擁蔽其面有用袖爲模者或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

此婦女之出入於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以右

道路之問

此曲禮別男女之大節所以嚴內外而防瀆亂也有

家者不可不知

男女遠別不止翁婦嫂叔爲然世俗惟嚴於翁婦其於無別甚

者叔嫂姊夫小姨妻弟之妻皆不避嫌近於蠻貊矣然嫌不必

相隔太遠也三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數步之外止足背立則貧窮小戶皆可避嫌何

况富族同室尊親皆能有別何况外人

男女之所隔絕者惟爭一見禮云外言不入於梱門限也內言不

出於梱即聲音尚不容通况顏面乎於此見聖賢防微杜漸之

意有等婦人竟不避人入寺燒香登船遊玩為丈夫者明知而

縱之其故何歟甚有好見人者反笑避人為不大方則惑愈甚

謹飭閨門人盡知之而主家者於服食器用之類或躬親備辦

或介紹分勞獨於婦女抵掠脂粉女工針線之物每多忽畧聽

其自購常見閭巷閨離朱門媵婢叢處佇立與街市貨郎擇揀

精粗奪來搶去男女混雜大為不雅豈禮殿內外獨此不禁歟

且所擊之器名為驚閨結綉喚嬌娘予謂閨可驚而嬌娘豈可  
為若輩喚乎深心者當令童僕代之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名彪浙江蘭谿人歷任  
會稽長興仁和訓導

謹按婦人以夫為天而舅姑為夫之父母義莫重焉事

之不得其道孝敬有虧即才智有餘曷足貴乎篇中敬

翁姑敬夫之節周詳真摯發乎天性而于繼姑貧賤之

夫委曲承順服事尤謹伯叔妯娌之間任勞讓財恩愛

無間教子以義方不事姑息此尤婦女所難也一門之

內有婦如此不特人敬之服之天亦必佑之家道其有

不興者乎此篇當與女誠參觀誠哉其為必讀書也

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也

聲高言多者不賢也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况婦人乎媳婦偶然有失公姑丈夫譴責當欣然受之云媳婦不是自此當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卽此便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得罪丈夫是一小過未完反增一大罪也

媳婦之倚仗爲天者公姑與丈夫三人而已故事三人必須偷色婉容曲體歡心不可纖毫觸犯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久久則惡名昭著爲人所不齒矣奴僕皆得而抵觸我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且以遠辱也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見又夫來便須立起若宴然高坐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稱夫有定禮如相公官人之類不云爾汝

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喪矣凡受飧奉茗必雙手恭擎未寒進衣未飢進食此婦不易之職分也

媳婦不唯自己要盡孝尤當勸夫盡孝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極可痛心故媳婦以勸夫孝爲第一要使丈夫踪跡常密于父母而疎於己身俾夫之孝行倍篤于往時乃見媳婦之賢若丈夫于公姑小有違言便當代爲謝罪曰此由媳婦不賢致使吾夫不順于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請公姑息怒今後當勸丈夫改過矣

婦與姑之最易失歡心者背後之言語最易得歡心者亦背後之言語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己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之德多蒙優待只是我不能孝順展轉相聞公姑

豈不大喜乎若畧有一言怨望公姑聞之心必不喜連當面旁處落空矣雖然言語之謹肆發于念頭之真假未有孝順之心不真而言語能檢點者也

繼姑待媳多帶客氣勢所必然媳婦當此務以誠心感之既屬已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姑知婦真心相待自然心歡意悅并客氣都化了若媳婦胸中稍分先後不覺形之辭色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媳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姑尊媳卑名分不以先後改易當一干誠敬不可生意慢心也

媳婦於翁殊難爲孝但當體翁之心不須以向前親密爲孝也或翁體不安須頻頻挽姑問安爲善

或已爲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亦須將順而加禮貌焉不可恃嫡慢庶致傷庶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已爲庶媳則宜小心奉侍曲體庶姑之心嫡姑在堂則事庶姑以敬而禮貌稍殺於嫡姑統所尊也嫡姑沒并禮貌亦宜尊崇矣倘或庶姑舉止有未合理媳婦只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亢豎不委靡方爲合禮

婆與媳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婆媳則重在禮焉凡婆之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婆在房中開箱看首飾與衣服或與姑娘小叔密語俱宜退步惟命之前始進又凡有好物好衣察婆欲與姑者不妨贊成之

凡公姑與丈夫之親友倉卒間到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或慶



弔諸儀銀錢無措媳婦知之卽宜脫簪珥與衣服不待公姑開言方爲先意承志至一二贈嫁器皿卽當公用不當慮及完全敝毀若稍有愛惜之語卽傷公姑之心爲下人嘲笑常有公姑寧貸丁隣家而不屑問媳婦借者其婦之不賢可知也平常之家安能常得甘旨以供姑舅然亦有法也只要諸物烹庖得訣務合適口便是甘旨若遣人辦買必囑付擇其最佳者方買之此卽孝順如法也

一應往還之理或行或否應厚應薄須一槩稟命於姑不可自作主意然其中猶有周旋也待姑家親戚須常存要好看之心母家親戚苟禮文可減一切省之可也

有等媳婦不能孝姑偏欲孝母此正是不孝母也事姑未孝必

貽母氏以惡名可謂孝女乎蓋女在家以母爲重出嫁以姑爲重也今媳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畧須先從孝敬公姑丈夫起公旣喜婦能孝必歸功於婦之父母必加厚於婦之父母丈夫旣喜妻賢必云非岳母賢淑吾妻安得柔和或夫家富貴則必有潤澤及母家矣此則女之善孝其親也

丈夫有不得意之事爲妻者宜好語勸慰之勿增慨歎以助抑鬱但當委婉云將來自有好日方謂賢妻

丈夫在館不歸此是能攻苦讀書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數數歸家卽荒時廢業矣若親友有書札來恐有要務速傳送之

丈夫不事儒業者或居家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

體以贖妻子爲婦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饑寒體恤隨順方稱賢淑家貧能撫恤慰勞尤徵婦德若孺嫖賭敗壞祖宗基業必宜苦諫至再至三不聽則涕泣爭之

媳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友愛世之兄弟不友愛者其源多起於妯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大患也爲媳婦者善處妯娌惟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有勞代之有物分之公姑見責多方解勸要緊之物先事指點則彼自感德妯娌即睦矣如我爲伯姆彼爲叔娣倘彼偶疾言遠色不堪相加我歡然愛之不爭勝氣不與回答彼自愧悔和好如初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與彼切勿計量只是相忘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稍有輕侮若他富貴我貧賤亦

宜謙卑委婉不可先存爾我之見諸姪姪女宜愛之如子乳少者助其乳抱至膝上常加笑容已之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如親母此要務也

兄弟一氣必無二心往往因妯娌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此婦之大惡也婦之賢第一在和妯娌妯娌不和大約以公姑恩有厚薄便生妬忌便有爭執此不明之甚也公姑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若厚於大伯大姆必是伯姆賢孝得公姑之歡厚於小叔嬸嬸必是叔嬸賢孝得公姑之歡正當自反負罪引慝改過自新庶公姑有回曠作喜之時豈可不知自責且有怨望若公姑獨厚於已夫妻則當深自抑損凡百分物讓多受寡讓美受惡方是賢婦人也

長兄如父長嫂如母故介婦諸婦與家婦婦長有尊卑之分宜隨行不敢並行姑舅若有事使介婦行者介婦不得辭勞欲分任於家婦禮也

婦有必不可辭之職分及有不可遲緩之行事客一到門則茶鍾酒杯餚饌菜碟俱宜料理不可委之羣婢更宜速快遲則恐客不及等待蓋媳婦之職原須必躬必親辛勤代勞苟以手高坐便是最不賢之婦

婦人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需若隨手用盡則貧窮可拭目而待安可不一心節儉也婦之賢者家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綉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皆敗家之種子方為有識婦人

婦人衣服宜安本分富而奢侈服飾犯分大不可也况眾人同處而我一人衣飾獨異為眾所指目小家之婦欣欣自榮大家之婦心必不自安也

公姑之婢僕不但不可辱罵也並不可厲聲嚴色蓋優禮婢僕即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公姑未見當好言戒諭之不必令翁姑知之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亡媳先知其情者公姑未曉亦須稟知然只可云耳聞不可顯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恐非灼見再須詳察

本房婢僕雖宜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皆宜重懲不可護短但訓飭之時不可煩於言語恐反開罪于公姑耳

婢僕衣裳宜令時加浣濯善養衿履須令整頓端齊若聽其蓬

頭垢面汚穢難堪甚或身有血漬面有爪痕令人不忍見聞則王婦之不慈不賢行道之人皆指斥之矣

凡物須預謹守防閑毋令盜竊萬一有此乃已不能謹密之過且只忍耐不妄加猜疑及輕聽人言輒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耻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在外之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招大是非增添閒氣此不可不深思切戒者也

凡授銀物與僕婢不宜手授必置几案上令其自取之亦須照管毋令他人竊去也

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于愛惜愛惜太過則愛之適所以害之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

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宜達胎滯乳飲須有節日不過三次夜惟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寧薄無厚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蓋孩提一團和氣十分飽暖反生疾病珠帽項圈手鐲切不可合着身無論非從僕之道而誨盜招拐之禍光淺圖財害命之禍更深

富貴之家愛子過甚子所欲得無不曲從之性既縱成一往莫禦小有拂逆便肆咆哮及至長大恃強好勝破敗家財猶是小事一切刑禍從此致矣為父母者亦曾念及此乎

子弟幼時當教之以禮禮不在精微止在粗淺如見尊長必作揖長者經過坐必起立長者呼名即急趨之門內門外長者問何人對必以名不可曰我曰吾長者之前不可喧嚷致爭聽堂

孝之遺志 卷一  
之中不可放肆偃臥凡事非僮僕所能為者必須為父母代勞  
不可推諉畧舉大端不能遍指宜觸類推廣  
童子幼年不可衣之羅綺裘裳恐啟其奢侈之心長大不能改  
也

王朗川言行彙纂 名之鉄湖 廣湘陰人

謹按古今婦女懿行其卓卓可記者已載于閨範矣茲  
編所錄皆其軼事不少既見而儉約樸素之風孝慈忠  
厚之道亦婦女所當廣其見聞而是儉是則者也至于  
待奴婢之道虐之不可縱之亦不可偏聽之更不可故  
于御下符而外又續有取于此庶幾于體恤之中寓約  
束之意委曲以教導于先嚴切以防閑于後皆所以

惠下之仁也集中所輯嘉言懿行甚多茲不及全錄云  
婦禁十三一日干預外政二日入寺燒香許願祈男三日無故  
聚飲卽有事飲酒不得沉醉四日會諸姻黨同席熟談五日痛  
撻奴婢及惡聲詈罵六日優厚三婆七日侈蓄珠翠八日看龍  
舟觀燈觀會諸外場雜還事九日與妯娌鬥勝十日分取是非  
十一日不親中饋十二日厭夫交友賓客十三日貪嗜肥甘  
朱子家範一日妻妾無妬則家和二日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日  
奴婢無縱則家尊四日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日農桑無休則家  
溫六日賓祭無墮則家良

陸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  
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

或泣俱自然顛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女詈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笑聲也譎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聞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袁了几先生初艱嗣後乃生若思母作冬襖將鬻絮先生曰絲棉輕煖篋中自有何必鬻母曰絲貴絮賤吾欲以絲易絮多製絮衣贈親戚中寒無衣者先生曰有是哉此子壽矣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歸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傳爲美談

橙墩好客有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讌客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覓蘇氏証之曰金杯已收在內而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禮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善其言

大司徒馬森其封君諱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一日婢抱出門從高指失手下墜破其左額旋死封君見之卽令婢遁去而自抱死子曰失手致之傷也婦哀痛尋婢撻之無有矣婢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嗣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卽司徒也

晉陵錢氏顧成之媳也錢氏往母家夫家疲盛轉相傳染親戚不敢過夫家八人俱將斃錢聞欲歸家父母阻之錢曰人爲侍

孝子述夫  
養公姑而娶媳今公姑既病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吾親惜也隻身就道其家忽聽鬼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速避速避八人皆活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氏曰均子也服無差等豈可異乎舅大悅從之

婦人未嘗讀書明理性情多有癖處不孝敬舅姑丈夫却誦經禮佛不周濟骨肉姻親却佈施僧道不享現世和平之福却望來生渺茫富貴此誠女流申之下愚者噫豈有驕悍毒惡而長享富貴德性賢良而墮落輪迴者哉

登人之堂卽知室中之事語云人觀庭戶知勤儉一出茶湯便

見妻老父奔馳無孝子要知賢母看兒衣

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爲孝婦能養親者也朝夕不離潔奉甘旨而親心悅故舅姑得一孝婦勝得一孝子婦之孝不如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依依膝下順承靡違而親心悅故祖父添一孝孫又添一孝子

人之居家凡事皆宜先自籌度立一區處之方然後囑付婢僕爲之更宜三番四覆以開導之如此周詳猶恐不能如吾意也今人一切不爲之區處事無大小但聽奴僕自爲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合而已豈容善謀一

一暗合吾意乎不明如此家能安洽  
僕婢天資愚魯其性善忘又多執性所行甚非而自以爲是更

有秉性躁戾者不知名分輕於應對治家者須明此理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少者憫其智短老者惜其力衰徐徐教誨不必嗔怒也有詩云此輩冥頑墮下塵只應憐念莫生嗔若能事事如君意他自將身作主人

小過宜寬若法應扑責當即處分責後呼喚辭色如常不可嘖嘖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變

凡婢僕有爭鬥者主父母聞之即時呵禁之不止分曲直以杖之曲者多杖或一止一不止則獨杖其不止者

婢僕之言變亂是非其意以言他人短可以悅主人主母之心苟不知其弊聽信其言則兄弟妯娌必至不和隣里親戚必至不睦有以膚受愆者宜叱曰我不眼見罵言他人毀罵主翁者

宜叱曰我不曾耳聞則此輩無所施其欺矣

人家僕婢不可一處飲食須內外各別屋多地寬宜婢內僕外各食屋少不妨僕先婢後亦猶夫各食也所以然者僕婢同食語言之間未免錯雜非宜家之道也下人有分別則上人愈有分別矣

待小人女子不可無信婚姻一節尤宜慎之每見人家婢僕伏待勤勞主人即以葉婢許其僕家長一言出口婢僕百諾於心

或事遷延遲疑不決無識小人見其為期無定未免埋怨偷安主人聞之嗔怒或改悔前言男女失望遂萌異志姦拐逃盜變

幻百出矣為人上者務宜酌量於前切勿改悔於後婚配為一定豈容更易况童婢同在一堂雖在下人寧無羞耻莫如平時不輕許待二十歲內外擇男女相稱相宜者許配許定即婚則



百弊不生問  
門亦肅矣

女訓約言 出言行彙纂  
未請姓名

謹按婦德所宜與其所以當戒已散見于集中矣茲編  
載女德二十四條女戒八十條則又舉婦女所切要及  
易犯者而薈萃其義撮總其詞雖不識字義之婦女有  
能舉此諸條代為講說亦可了然于心口之間而知所  
法戒矣此子所以編女教而終之以此也

女德

性格柔順 舉止安詳 持身端正 梳粧典雅 低聲下氣  
謹言寡笑 整潔祭祀 孝順公姑 敬事夫主 和睦妯娌  
禮貌親戚 寬容婢妾 教道子女 體恤下人 潔治賓筵

謹飭門戶 早起晚眠 少使儉用 學製衣服 學做飲食  
打掃宅舍 收拾傢伙 蠶桑紡織 孳生畜牲

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好衣服首飾  
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攜的自家父母與闔族親眷都有光  
彩似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女戒

莫舉止輕狂 莫妖喬打扮 莫高聲大笑 莫耳軟舌長  
莫搬弄是非 莫離間骨肉 莫煩言絮聒 莫巧言狐媚  
莫耳邊聾嘶 莫背後唧喂 莫憑空說謊 莫喜佞悅讒  
莫逼牆竊聽 莫偷眼邪視 莫眼空意大 莫口甜心苦  
莫嫉人勝己 莫誇己笑人 莫做効男粧 莫做行男禮

莫賣弄顏色	莫炫耀服飾	莫毒手打人	莫惡口罵人
莫無病稱病	莫無憂而憂	莫蓬頭垢面	莫赤胸袒膊
莫顯見褻服	莫露出枕席	莫男婦同席	莫男女授受
莫買命算卦	莫聽唱說書	莫隨會講經	莫修寺建塔
莫打醮掛幡	莫廟宇燒香	莫招神下鬼	莫麗鎮書人
莫看春看燈	莫學彈學唱	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
莫結拜義親	莫來往三婆	莫輕見外人	莫輕赴酒席
莫內言傳外	莫外言傳內	莫倚門看街	莫酒醉失儀
莫忤逆不孝	莫攪家不賢	莫唆挑夫主	莫欺瞞夫主
莫忤慢夫主	莫銜束夫主	莫溺愛兒女	莫偏向兒女
莫日談夫過	莫埋怨家貧	莫加婢不和	莫伯叔爭勝

莫嫉妬婢妾	莫凌虐僕從	莫怠慢窮親	莫結怨隣家
莫心貪口儉	莫浪費折福	莫隨有隨盡	莫隨做隨毀
莫輕剪羅緞	莫輕宰雞鶩	莫懶惰逸盪	莫拋撒物件
莫干預外事	莫私放錢債	莫盜轉財物	莫陰厚母家

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俗常態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失婦禮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安仔細思想

南昌府學教授李安民校字終

